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周禮注疏卷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

王安擾邦國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疏

釋曰

司徒既欲佐王安擾邦國故先須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注釋曰案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輿地圖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案職方亦云掌天下之圖注直云如今司空輿地圖不云郡國者彼以司馬主九畿并夷狄而言故不得云郡國此經云主人之數則唯據

九州之中郡國在九州之內故此注云郡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注周猶徧也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積

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

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

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音義

廣古曠反墳扶云反原本又作遠徧音遍雍於用反

從子疏釋曰上經云土地圖為人民之數而言之此經

容反

云土地圖據十等土地而說也故云周知九州

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案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謂知

此數也又辨其山林川澤以下十等形狀名貌及所出之物也注釋曰九州揚荆以下據職方周之九州而言故有幽并無徐梁禹貢據夏以前九州故有徐梁無幽并也云輪從也者據南北義與馬同不釋廣者東西可知云積石曰山者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鄭云巖巖積石貌鄭據此而言案爾雅山丘別釋則丘是純土其山皆石亦有兼土者故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又周語云夫山土之聚是其山有土也云竹木曰林者謂生平地以其山林川澤別官故知竹木生平地曰林云注瀆曰川者案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注云皆以小注大大小異名言注澮曰瀆者謂以澮中水注入瀆中使有所去此云注瀆曰川者爾雅無此言鄭以義增之耳謂以瀆中水注入川案職方九州皆有川故知從瀆入川此瀆與四瀆義異四瀆則亦川故職方云其川三江其川江漢也云水鍾曰澤者周語靈大子晉之言也云土高曰丘者爾雅山

丘別釋則丘無石者也云大阜曰陵者案爾雅釋地云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陸曰阿可食者曰原
是陵與丘高下異稱皆無石者也其有石者亦曰陵故
左氏僖三十二年云穀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是有石者也云水崖曰墳者案
爾雅云重崖岸墳大防是墳為崖岸之峻者故知水崖
曰墳故詩云遵彼汝墳是汝水之大防亦是水崖曰墳
也云下平曰衍者此十地皆兩兩相對為名墳既水崖
而高明衍為下平此下平又與下溼曰隰者別也云高
平曰原者案爾雅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不云高平曰
原此言高平曰原者對下溼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即廣
平者也爾雅高平曰陸者據山傍平者故下文可食者
曰原也云下溼曰隰者爾雅釋地文若然禹貢云大陸
既作注大陸地者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彼是藪澤
之地稱與高平曰陸者別也云十等之名者山林以下
十等名異也云與所生之物者即下文土會之法以下

是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

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

與其野注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

下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

神壇壇與壻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

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

松社之野以別方面音義壇雖癸反別疏釋曰云辨其

彼列反下同邦國者謂分

別畿外諸侯邦國多少之數謂若王制云畿外八州州
二百一十國也云辨其都鄙之數者謂分別畿內三等

采地之數謂若王制畿內九十三國也云制其畿疆者
王畿內十里中置王城面有五百里其邦國都鄙亦皆
有畿界也云而溝封之者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為封
樹以為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壇者謂於中門之外右
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
稷其社稷外皆有墮埒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
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為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
王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總據邦國都
鄙并王者而言也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者謂假令以
松為社則名松社之野餘皆放此也注釋曰云千里曰
畿者職方文云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者案左氏傳
成二年鞏之戰齊侯使國佐賂晉師晉人不許曰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彼云先
王疆理天下又云吾子疆理諸侯此文也云溝穿地為阻固
不同者鄭以義言之非傳之正文也云溝穿地為阻固

也者謂穿地為深溝即是阻固也云封起土界也者穿溝出土於岸即為封封即是起土界也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主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云墮壇與塚埽也者經直云墮壇即塚埽不云壇以墮在壇之四面為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鄭注云北墉社內北墉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墮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墮者彼官卑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此田主當在籍田之中依樹木而為之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為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

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德依
之同壤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農一也又引詩
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籩草亦
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
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者是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
人以栗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
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
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栢栗
也云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為社假
設而言耳云以別方面者但四方宜木面各不以土會
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為社以別餘之方面耳

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

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
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
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
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注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
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貓貉之屬縵毛者也鱗物魚龍
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園也介
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玉棘之屬皙白也
瘠羸也羸物虎豹貔羆之屬淺毛者叢物桂葦之屬豐

猶厚也庠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為性鄭司農云植物根

生之屬早物作粟之屬今世間謂梓實為阜斗膏物謂

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為橐字之誤也蓮

芡之實有橐韜音義

會古外反注同早音阜本或作阜注同鱗劉本作麴音鱗津如字一

本作濫音同潤也數音核專徒九反注同長如字下注

長於土圭同介音界莢古協反音錫白色也羸力果

反叢才東反肉如字劉而樹反庠音婢貂音彫縑吐官

反貉胡洛反依字作緡緡音辱一音如勇反園音圓又

徒丸反懼其俱反又作耀音稍與考工記耀後音同貌

音毗一音房私反縞勅宜反萑音九葦于鬼反柞子洛

反致直記反橐古毛反劉疏釋曰云會計也以土地計

古到反芡音儵韜吐刀反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

於五地故須說五地所生不同也故云以土會之法也
云辨五地之物生者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地有五等
所生無過動植及民耳故云辨五地之物生上經云十
等此云五地不同者上經細別而言則十等以類相并
而言故五等其實一也一曰山林者此五地以高下相
對故一曰山林山林高之極者二曰川澤川澤下之極
者故以為對也又五地之內以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
物故先言動植後言民也山林之中其動物宜毛物其
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此五地人物之等皆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使形
類有異也注釋曰案宰夫職云歲計曰會故云會計也
鄭知以土計貢稅之法者以五地中而云會計者唯有
貢稅之法故鄭云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云
毛物貂狐貉兔之屬者依爾雅而言耳案爾雅云狸狐
兔貉同文此云貂狐不言狸者鄭君所讀爾雅者為貂
不為狸也言之屬者山林之中毛者甚衆故以之屬總

之。言鱗毛者謂毛之細鱗者也。云鱗物魚龍之屬者。案今春云其蟲鱗鄭云蛇不言魚者有足曰蟲無足曰鱗。經云其蟲鱗魚無足故不言魚。其實魚入鱗內可知。此經云川澤宜鱗物鱗物以魚為主有魚龍有蛇可知。故不言蛇也。云津潤也者以其民居澤近水故有津潤。但入水見日則黑。故民黑津也。云羽物翟雉之屬者。案禹貢徐州貢羽畎夏翟則翟雉也。以雉乃羽中之貴物。故丘陵所宜羽物者是翟雉也。云核物李梅之屬者。鄭以丘陵阪險宜棗杏及李梅等。目驗可知。故云李梅之屬中有棗杏也。云專園也者此丘陵地氣使之然也。云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此陸生謂陸地生子及生訖即入水而居。故云水居陸生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龜蓂。注云龜蟲之生於水者亦謂生居在水中。非謂初生在水彼生與此鄭云陸生之生義異也。又云英物薺芡王棘之屬者。薺芡即今人謂之阜英。蓋誤云阜當言薺也。王棘即士喪禮云王棘若擇棘者是也。

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也云皙
白也者此民居於墳行地氣宜白又見詩云揚且之皙
皙為白可知也云瘠臞也者案爾雅釋言云臞瘠瘠也
注云齊人謂瘠瘦為臞則臞為瘦小之貌故鄭云瘠也
云羸物虎豹獯獯之屬者考工記梓人職說大獸而云
厚脣奔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若是者謂之羸屬又爾
雅有虎有豹故知羸物為虎豹也但爾雅及諸經不見
有獯曲禮云載獯獯此鄭云獯獯即獯也云淺毛者
若以淺毛言之則入羸蟲中故月令中央土其蟲羸鄭
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若據有毛言之即為毛蟲故白虎
入西方毛蟲之長也云叢物萑葦之屬者詩云萑葦淠
淠是二者各以類聚也杜子春讀生為性性亦訓為生
義既不殊故後鄭不破之也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
先鄭對動非植生為號也阜物柞栗之屬者柞實之皮
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為阜斗為證其栗雖不得
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為阜物也云膏物謂

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者先鄭以物色上解之後鄭不從者以其上下云動植者皆不以色上為名先鄭獨此一者取義於色故後鄭易之玄謂膏當為橐者經云膏是脂膏之膏於植物義無所取直是字誤故破從橐也云蓮芡之實有橐韜者以其是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橐韜其實者也案大司樂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先言川澤後云山林者彼取神之易致為先故先言川澤此取尊卑高下相對故先言山林也又彼云五變而致土示注云土祗原隰及平地此中不見平地者亦原隰中可以兼之也

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

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
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注陽禮謂鄉射飲
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
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
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
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

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謂九儀音義

又音榆毓薄報反解

佳賈反少

疏

釋曰上經云五地之物生動植及民生處

詩照反

不同是其常濫今此十二教亦因民之所

常生之處施之故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二教

也云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者凡祭祀者所以追

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

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教敬死者尚敬則

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

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

號鄉射飲酒為陽禮也鄉飲酒即黨正飲酒之類是也

黨正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

禮則無爭故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以陰禮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姓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使之親已是昏禮相親之義昏姻及時則男女無有怨曠故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自一曰至三曰已上皆有揖讓周旋升降之禮此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者儀謂以卑事尊上下之儀有度以辨貴賤之等故云以儀辨等也民知上下之節不敢踰越故云則民不越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安而為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變其舊俗則民不安而為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為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苟且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亂者刑者禁民競亂今用刑得所民得中正不為競亂故云以刑教中則民不競也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者民有厄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懈怠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為足故云則民知足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故云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也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謹慎矜矜於善德以求榮寵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者庸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興其功業故云則民興功也此十二教以重急者為先輕緩者為後注釋曰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者以是陽禮而云教讓其鄉射是州長射禮鄉飲酒是黨正飲酒皆有正齒位飲酒為敬讓之事故知陽禮是二事若然鄉中有鄉射鄉飲酒以其州長黨正皆屬於鄉大夫或鄉大夫所居州黨故雖州長射黨正飲酒亦號曰鄉也云陰禮謂男女之禮者以其言陰又云不怨故知是

男女昏姻之禮也云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者此約雄雉詩序文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注云國
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女多怨曠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此經直云不怨據女而言文不具顯故
鄭蕪言曠也若然彼詩據舊成夫婦此文據配合得時
時雖不同若失時怨曠不異故引為證也云儀謂君南
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者案易乾鑿度云不易也者
其位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
易也鄭依此言其不易也仍有天地不易不言故云之
屬以兼之也云俗謂土地所生習也者謂若下曲禮云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居喪之禮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而審行之是其故俗所習也云愉謂朝不謀夕者案
春秋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愉又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愉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愉也而又甚焉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
吾其為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以此而言之鄭似依昭
元年傳也云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不懈怠
者災危凶憂謂若遭水旱之災歲凶年穀不登有無相
濟是其相憂今不懈怠也云度謂宮室車服之制者謂
若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及侯伯
子男已下各依命數是其制度也云世事謂士農工商
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者案齊
語云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雜處則亂昔聖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
井處農就田野又云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
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
事也云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者民能矜矜然求其

善德又相勸為善也云庸功也者此經云以庸制祿司
士云以功詔祿庸即功其理同也云故書儀或為義杜
子春讀為儀者不從故書讀從大
宗伯九儀一命至九命作伯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

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
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

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

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音義

相息亮反注同毓音育分扶問反

疏

釋曰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者十二土各
有所宜不同所出之物及名皆異故云以土宜之法辨
十有二土之名物也云以相民宅者謂既知十二土之
所宜以相視民居使之得所也云而知其利害者十二

土之中利處居之害處遠之以阜盛人民以蕃息鳥獸以毓生草木者皆由知利害使之然也云以任土事者辨十有二土任人性居之注釋曰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者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注云星土星所主土又云大界則曰九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如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又周語伶周鳩云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若然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七十三國皆依附十二邦以繫十二次若吳越同次之類也凡繫星之法皆因王者所命屬焉故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又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又襄九年晉士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皆先王命祀之法也案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凡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為附庸若然附庸不繫星其餘皆繫星也又云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者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謂若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是其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注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

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

壤和緩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藝黍稷藝猶蒔也

音義

種章勇反榛側疏釋曰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上人反蒔時至反經論居人物之事此經辨其種

殖所宜故變其文云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

藝其黍稷也注釋曰上經既欲居民不必皆須樹藝故云土取萬物自生為名此經據樹藝而言故變云壤取

和緩為義故鄭云變言耳詩云樹之榛栗是定之方中詩引之證經樹是植木又曰我藝黍稷是楚茨之詩引

之證經藝是黍稷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注均平

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駢剛赤緹之屬征税也民職

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

及軍賦音義

駢雖營反緹音低

疏

釋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者即上山林川澤之等是也云

九等者據五地之內分為九等之地駢剛赤緹之屬糞

種所宜不同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言天下則并畿外

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與下為目也以作民

職者民有職業乃可稅之云以令地貢者地貢即九職

之稅也云以斂財賦者斂財即太宰九賦斂財賄一也

既言財又別言賦者欲見財既為九賦斂財賦中又兼

有軍賦故財賦殊言之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大司徒

以法均齊之天下皆使依法故云均齊天下之政也注

釋曰九等知是駢剛之屬者但地或云十等或云五地

或云十二土皆無云九等者案草人職云駢剛赤緹之

屬有九等皆是地勢所宜糞種之法故鄭以驛剛赤緹之屬解之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者案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即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此經云以作民職為九職即云今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云財謂泉穀者案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彼注亦云財泉穀則以泉穀當賦泉之數也云賦謂九賦及軍賦者以經云財賦不得為一事解之今鄭以賦為軍賦者則賦中兼

以上圭之灋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當為求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

東為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

差一寸音義

深尺鳩反景如字本或作影非下及注同
度待洛反下同近附近之近下同遠于萬

反欲待疏釋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

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

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者周公

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

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

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

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北

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

地於日為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

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

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東晝漏半已得夕景
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西表
而言是地於日為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
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
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雨屬
東方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為木妻木為金
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故
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即雨也注釋曰案馮相氏云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記
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故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
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不知廣深故曰測者廣深喻遠近
以經云測土深故鄭云廣深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
北東西之深者先鄭據經云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
土圭測度之先鄭又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云云
先鄭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表為近日北表為
遠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以東表為近日西表為遠日

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者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朔謂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立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後鄭釋景長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為之皆據黃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云云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更云是地於日為近南已下者先鄭云近日遠日恐人以為南方東方地高為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為遠日有此地高下之嫌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云是地於日為近北於日為近東於日為近西取四方之表皆去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處其地於天下之日為近南為近北為近東為近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為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紫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

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
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
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為術景長景短皆
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
云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
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 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
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
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
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樹樹木溝

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

潁川陽城地為然疏

釋曰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

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配合萬物乃生故樂記云天地訢合是也四時之所交也者即尚書所云宅南交孔云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則秋與夏交冬與秋交春與冬交可知故云四時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者風雨所至會合人心謂若禮器云饗帝於郊風雨寒暑時是也陰陽之所和也者謂若昭四年左氏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其陰陽和也然則百物阜安者總結上句所合已下然猶如是阜盛也如是四事得所則百物盛安也乃建

王國焉者建立也於此盛安之處乃立王之國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樹之者於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為封封上樹木以為阻固故云而封樹之注釋曰云景尺有五寸者欲釋經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者考靈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逾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云議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者鄭注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為正不言象日月之大者略不言之矣云一寸為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

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注玉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廣雅云天圓南北三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鄭司農云潁川陽城地為然者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故云地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

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內若然武王已遷鼎於洛欲以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雖定鼎訖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審慎故案書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建侯衛者在尚書康誥封康叔是也案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又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之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若然洛邑在攝政四年初為基址至五年乃正營之也 凡建邦

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

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
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
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
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
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
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

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
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
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
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
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
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為牧
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



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

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

言得兼此四等矣音義

疆居良反下同顯之宣反史音
榆率音律又音類後注同正音

征字如字一音

疏

釋曰上經既陳天子之國并畿內千
里此經說諸侯邦國故云凡建邦國

滋為于偽反

以土圭土其地土猶度也以土圭度其地假令封上公

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

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

五分則五百里減四分則四百里封侯減三分則三百

里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封男

是土其地之法而制其域者自上公五百里已下境界

皆有營域封圻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者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

半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者亦與侯同云諸子之地諸男之地皆云四之一者謂總得一國之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故云其食者四之一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即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積禮俗喪紀之用也注釋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者案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耳者司農意案上經天子度取土中此封諸侯但正四方而已不求土中故云但為正四方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者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故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

屬天子參之一亦然也先鄭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分之三分八天子一分自食司農之義於經文雖似通若然則大國貢輕次國小國貢重非字小之法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引魯頌曰錫之山川已下至社稷之臣此司農之意上公已下盡有附庸魯雖侯爵受五百里之國明堂位云七百里者五百里外並是附庸即公五百里者亦半為附庸故上注云其半皆附庸是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司農之意見孟子何休之徒言周之制無五百里四百里國魯國唯有七十里而已故破諸家據魯頌論語非七十里之所能容也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據此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魯頌論語合亦是破諸家之意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司農意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謂三分八天子一分自食所食者唯有五十里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為周法

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

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一不合故直舉

男地而言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

國地貢輕重之等者案下土均云均地貢均即此所均

征稅邦國地貢輕重是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

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

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似耕之者入諸侯

者似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

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

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

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但民家無

三易之地直以況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

用乃貢其餘者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言

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俗喪紀及畜

積之用故以半為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

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為餘貢
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三乃足
其國亦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注雖不言畜積但言足
其國明畜積在中乃得云足故王制云國無九年之畜
曰不足是也云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者度支
經用以國家喪紀所用餘為司農穀者入天子故據漢
法以況之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謂
若四之一是也字愛也謂愛小國之法若然三之一者
是不輕不重後鄭言此者破先鄭其食者四之一三分
貢與天子三之一者二分貢與天子非字小之法又見
采地之稅四之一一分貢與天子故不從先鄭之義云
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案王制云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
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為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
有德雖不為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

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云為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取閒田為附庸以為祿也云公無附庸者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大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者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云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云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以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進則取焉謂附庸者退則歸焉者謂為閒田者也故王制一州之內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為附庸閒田併言之矣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魯雖為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故明堂位云地方七百

里鄭云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又云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為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為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為附庸今皆名附庸為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
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
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

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
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

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音義

畝本亦作古畝
字旬劉常證反

復扶又疏釋曰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至此更言畿內
反下同都鄙三等采地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案

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量地又下文
小司徒職云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家邑二十
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
而封溝之者謂三等米地四境界上皆有溝封而樹之
以為阻固云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
制之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之等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畝者此謂上地年年
佃之故家百畝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者謂年別佃百
畝廢百畝云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者以其地薄年佃百
畝廢二百畝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注釋曰言都
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
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
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
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三等采
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

又引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云云又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案殷周皆稱畿內王制云縣內疑是夏時故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也云周未聞矣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即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或未可聞其大國次國小國各有幾國故云未聞其實總數則聞之矣云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者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是以謂之權也野鄙不同者何

鄭所見傳異也案玄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
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
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
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
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
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引之者直取鄙所居為
義也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義不取
也云城郭之宅曰室又引詩者是七月詩取證室在城
內以其室數制城外井邑又云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
案下小司徒云四井為邑以至丘甸縣都是也又引王
制者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
內外內多少必參相得之事

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注分地職分其九職
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

也頌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音義

莫劉音定疏注釋

曰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上經既授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太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類是也云定地守謂衡麓虞侯之屬者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云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之不共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此地官唯有衡虞無舟鮫祈望者此周禮舉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此地貢文承地職之下明非諸侯九貢是其九職任之九稅斂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木則稅草木之類是也云頌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者分命

之言案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此間頒職事
亦是分命使各為其所職
之事典田之官各有所掌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

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
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
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注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
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
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青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
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備

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

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

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

禁若公無禁利青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音義

弛式氏反舍音捨注同去羗呂反注及下注去蹄同胥

所景反注同殺所界反徐所例反注同蕃方袁反注同

徐文注皆音疏釋曰言以荒政十有二者上經見分地

煩種章勇反職則有年穀不熟之時恐民離散故以

救荒之政十有二條以聚萬民使不離散一曰散利者

謂豐時聚之荒時散之積而能散使民利益故云一曰

散利二曰薄征者薄輕也征稅也謂輕其稅三曰緩刑

者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四曰弛力者弛放其力役之事

五曰舍禁者山澤所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六曰去幾者幾謂呵禁謂闕市去稅而幾之七曰青禮者謂吉禮之中青其禮數八曰殺哀者謂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九曰蕃樂者蕃謂閑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聽者謂凶荒殺禮昏者多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年禱祈被索鬼神而禱祈之十有二曰除盜賊者凶年盜賊多急其刑以除之注釋曰下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即此荒一也故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者年穀不熟而民飢故設政教以救之故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十二品即十二條各有品列而不同云散利貸種食也者謂豐時斂之凶時散之其民無者從公貸之或為種子或為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為散據民往取為貸故云散利貸種食云薄征輕租稅也者案司稼云巡野觀稼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是輕租稅也云弛力息繇役也者案均人云豐年則公均用三日中年則公均用二日無

年則公均用一日此云弛力謂人食不能二鬴之歲則
移民就穀無力役之事故均人又云凶札則無力政財
賦是也云去幾闕市不幾者此後鄭不從以其雖凶年
猶幾呵但去稅而已云青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
也此後鄭不從者掌客所云凶荒殺禮其總目語無所
指斥後鄭以為青吉禮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者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為昏不可備行此禮
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
多也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者年有凶災鬼神不佑
經云索鬼神謂搜索鬼神而祭之明是求廢祀而脩之
求廢祀而脩之即雲漢之詩靡神不舉是也連引靡愛
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案左氏
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此詩云靡愛斯牲者
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滅之後即有牲體故云靡愛
斯牲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
除也者上文既言緩刑其除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為

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云杜子春請蕃樂為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經云蕃者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蕃是蕃閉之字案大司樂云大山大裁令弛縣注云弛釋下之若令休兵鼓之為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之去樂據廟中祭時暫縣之樂去而藏之此云蕃樂謂閉藏樂器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互見其義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者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知直去其稅猶幾之者案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云舍禁若公無禁利者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于戲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與民共是也云青禮謂

殺吉禮也云殺哀謂省凶禮者此破司農之義司農引
掌客職凶荒殺禮證青禮後鄭之意凶荒殺禮是總目
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青禮專是吉禮者以其下有殺
哀與青禮相對故知青禮專是吉禮也案襄公二十四
年冬大饑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
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
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一也又案廩人云
人食四鬴上也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則令移民就穀不能人二鬴之歲即是大饑年也此云
荒政者亦據大凶年為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
此既據大饑猶云薄征者此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
穀不升之事故有輕稅也此鄭云荒凶年則荒與凶一
也案司樂人云大荒大凶荒凶則里真書凶荒是一
故宗伯云以荒禮長凶札是凶荒不與司樂凶荒別文
者以凶為凶年以荒為荒年以保息六歲萬民一曰慈
兼見斯義故凶荒別文也

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注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

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

鄉五十異糧之屬振窮拊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

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貧之寬疾若今

瘡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寧平其繇役不專

取音義

少詩照反拊音拯拯音救李亦作拯救矜古頑反瘡音隆辛子忽反疏釋曰上經

不安之事故此經陳安養萬民之道云以保息六養萬民者民不安即不得蕃息安則蕃息保安也使民安息

有六條以養萬民故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也注釋曰云
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

吳為此權禮使國民衆多故令國人壯者無取老婦老

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

亦罪其父母生丈夫三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

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與之餼引之者見其愛幼少

之法不必盡如其禮云十四以下不從征者案鄉大夫

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以下皆不從征案論語云可以

託六尺之孤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

下不從征可知亦是愛幼之事也云養老七十養於鄉

者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徒

謂大夫也王制又云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

於學徒又云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徒

引王制云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徒

食貧者云云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徒

庶人食糗子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粟今對庶人五十

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稷故云異振云振窮計探長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案五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鄭依此而言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故曰振窮云恤貧實無財業粟貸之者案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其恤貧之法故云無財業粟貸之云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不算卒者漢時癘病不可給事不算計以為士卒若今廢疾者也云可事者卒之也者謂不為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廢疾者也是其寬饒疾病之法云安富平其絲役不專取者以本俗言絲役均平又不專取則富者安故云安富也

六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樂其節四曰

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注本猶舊也美善也

謂約極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

相近死相迫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

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

衣服不得獨異音義

嫩音美聯兄弟一本作娶兄弟極陟角反疏釋曰上經

之法此經說安民庶之道以本俗六安民者本舊也不

依舊俗創立制度民心不安若依舊俗民心乃安故以

本俗六條以安民也注釋曰云謂約極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者此斯干美宣王之詩也案彼詩云約之閣

閣約謂榴土極之橐橐極謂築之橐橐用力是其約極
攻堅攸所也能使風雨所除宇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
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嫩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
攻堅解之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案左

氏傳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是一故云族猶類也
經云族墳墓是死相迫明生時居住相近可知故鄭云
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也云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
也者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黨為兄弟
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為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
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昏
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
外姓昏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為昏兄弟夫婦相名亦
為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
姻也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
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
同就師儒故云聯師儒也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
故云教以道藝也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者案學而篇
云有朋自遠方來是朋者在學之稱此友與朋連文則
亦是在學之稱且此朋友之文復在師儒之下但朋疏
而多友親而少故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此朋友據在

學案尚書泰誓武王云我友邦冢君是謂諸侯為友洛
誥云孺子其朋謂羣臣為朋朋友之文所施廣矣鄭君
皆望文為義是以所注不同也云同猶齊也民雖有富
者衣服不得獨異者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
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
衣服不得獨異竝皆齊等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

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
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注

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

教法而縣焉音義

縣音玄注同挾子協反

疏

釋曰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始

和者從十二教已下於此月之時始調和也政教皆有
故法依舊而行之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其實不改造

也始以對終對下縣之是在建寅之月為終也云布教於邦國都鄙者於此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即布於邦國諸侯及畿內都鄙公卿大夫等云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者言乃者緩辭是建寅之月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闕上云使萬民觀教象者謂使萬民來就雉門象魏之處觀教象文書使知一年教法云挾日而斂之者縣之從甲至甲為挾日而後斂裁之於明堂月月乃更受而行之謂之聽朔者也云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者案太宰六典八法八則之等正月前陳之正月之下不復言施之者以其竝是當職之事故不復言所施此直言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亦合上數事可知云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注釋曰言正月朔日者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言者月朔也故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者案太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天下此

不言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者釋經乃縣是正歲縣之必知縣在正歲者亦取義於小司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為比使

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注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為糾謂糾其惡立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

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音義

比毗志反

下同。賙音周。疏釋曰：此經說大司徒設比閭至於州鄉。

足。劉子喻反。疏等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

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

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

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

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者百家

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

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下大

夫為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賙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

州長，民有禮物不備，使賙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賔者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

有賢行者則行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貢舉也故云使之相賓注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調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職又云徙於國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彼是出鄉閭外與此閭內有相容受不同故後鄭易之以為宅舍有故相受寄託解之子春又云調當為糾謂糾其惡後鄭不從者此一經相保相受之等皆是相勸為善無相糾惡之事故後鄭存調字謂禮物不備相給足解之云閭二十五家云云知之者案此經五家為比五州為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

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
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
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注鄭司農云
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
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
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
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

謂為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音義飭音勅注同賈音古

開音疏釋曰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頒下民之職開音疏事十有二條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

成萬民此經不言鄉遂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成萬民主鄉遂公邑頒之可知云一曰稼穡已下至八曰斂材

已上即太宰九職中八者是也太宰既掌之此又重掌已上即太宰者以太宰尊官總知其事此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

行義各有異也云一曰稼穡者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二行義各有異也曰樹藝者樹謂植木謂若樹之榛栗藝謂種黍稷謂若

藝麻如之何我藝黍稷之類是也案太宰有九職此八藝麻如之何曰斂財已上與太宰同太宰有九此唯八者太宰言任

萬民隨意所云故有九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萬民隨意所司徒云頒職事不可頒之使民轉移執事故闕之唯有

八也九曰生財已下加此四事者以其司徒主民此四八也九曰生財事者是民之事業及學問故別增之也注釋曰鄭司農

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此已下至聚斂疏材皆與太宰同但文有詳略其言異耳九穀須稼穡故變言稼穡耳樹藝與園圃毓草木者同草木須樹藝故亦變言樹藝耳云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者此文有詳略耳云阜蕃謂數牧養蕃鳥獸者但養蕃不言阜此言阜字者欲見非直蕃息又使阜盛云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者貨賄即財也亦文有詳略耳云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此八者之義已具釋於太宰故此亦不復重言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司農之意此閒民在第九當太宰九曰閒民無常職故以閒民解生材也但周公制禮太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頌職事不可頌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以為養竹木解之云學藝謂學道藝者案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以藝中兼有道也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案管子書云工之子恒為工士之子恒

為士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是以世事教民能則民不失職也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謂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也玄謂生材養竹木者此後鄭破司農之義案太宰事典云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云以養萬民則知生為養山虞林衡別官則知此生材養竹木在於平地林衡所掌是也

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

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

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

之計音義

知音智行下

疏

釋曰物事也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中三事教鄉內之萬民

也興舉也三物教成行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為賓客而舉之三物者則下一曰二曰三曰是也注釋曰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此竝鄉大夫職文云志明於事者謂於前事不惑若四十而不惑也云仁愛人以及物者仁者內善於心外及於物謂若行葦詩美成王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是愛人及於葦葦即物也云聖通而先識者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

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迷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為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若然此云聖亦與武仲同皆是迷聖人之道云義能斷時宜者義宜也謂斷割合當時之宜也云忠言以中心者此以字解之如心曰恕如下從心中心曰忠中下從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云和不剛不柔者謂寬猛相濟者也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彼不言於此鄭云善於父母善於兄弟言於者凡言孝友非直甘香先奉昏定晨省而已謂若禮記祭義云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國人稱之曰孝哉有子若是如此美行乃所為父母兄弟之善故鄭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也云取親於九族者

李曲云九族既睦是睦親於九族也九族者上至高祖
下至玄孫旁及總麻之內也云姻親於外親知姻是親
於外親者上云睦施於九族明此姻是親於外親也左
傳云士踰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
族是也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
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
親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
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者恤訓為憂振
訓為救故知恤振憂貧者也云禮五禮之義自此已下
至九數皆取義於保氏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案彼注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
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
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
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

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彼注又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此經直陳六藝保氏各有其數故注保氏具釋之注此直取保氏經以釋之五禮言義者以其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樂言歌舞者以其作樂時有升歌下舞射言法者以其有升降揖讓之法御言節者四馬六轡有進退之節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多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算計各逐義強生稱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嫫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糾猶督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注謂朋黨任恤

謂用憂音義

法同

疏

釋曰

謂設刑以別

物者

謂設刑以別

物者

鄉八刑之考

經不孝不

在三千者

深塞逆原此

乃禮

一

者則刑之

考經不孝不

通教二曰不睦

之刑者不相親

睦

之刑者不相親

睦

之刑者不相親

睦

之刑者不相親

刑者不親兼戒

凡品故不孝有刑也

於外親亦刑之

四

曰不弟之刑者謂不敬師長亦刑之

五曰不恤之刑者謂見災危

而不憂恤亦刑之

七曰造言之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

謂不信任於朋友亦刑之

六曰不恤之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

七曰造言之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

八曰亂民之刑者謂執左道亂政則刑之

注釋

曰云糾猶割察也者謂察取鄉中八種之過斷割其罪

云不弟不敬師長者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

睦州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州之下者上言友專施於

兄弟此變言弟兼施於師長故退在睦州之下云造言

詭言惑眾者案王制行偽而聖言偽而辯與此造言一

也是詭言惑眾也云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者亂名已下皆王制文案彼注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並是亂政之民也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為德施之為行德為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故禁其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中特害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

中法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

禮謂吉凶賓軍嘉疏

釋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者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

偽故以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使得中正也注釋曰禮者辨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得奢侈僭偽故云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偽也使其行得中者上不過下下

者昏官人宗伯又也。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樂所以蕩

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

池大招大夏大濩大武音義

思悉吏反應應對之應招上朝反本亦作韶濩音護

本亦疏釋曰案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考經云移風

作護易俗莫善於樂故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

而教之使應和也注釋曰案樂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

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

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雲門已下皆大司樂文至

彼其釋案前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不覆申射御書數

而獨申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為急故樂記云心中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

動於外者也是致禮樂以治外內之急也又孝經云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禮樂為化民之急也故特言禮樂耳

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

于士注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

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

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

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

士蒞為大士或謂歸于園土園土謂獄也獄城園音義

治直吏反注及下止治并注同斷疏釋曰上以禮樂化
了亂反注同厭於涉反或於驗及疏民而萬民不厭服

十二教則鬪爭起有獄訟者將斷割之時恐其獄訟不
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若有小
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
等斷之注釋曰云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
者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厭服於十二
教即是貪冒之人也厭有二種有嫌厭有厭飲之厭謂
若祭禮有陰厭之類是也此言不厭服十二教者謂不
厭飲服行十二教也又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者案秋
官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
故獄為爭罪訟為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為獄
其義具在秋官釋之云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
也者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
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云附麗也者案秋官云麗
於法案尚書呂刑越茲麗刑故以附為麗云士司寇士
師之屬者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竝主獄訟之
事故云士師之屬也司農云春秋傳曰者僖公二十八

年衛侯出奔及其反國誤射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衛侯與元咺訟晉使士榮為大士而聽斷之引此者欲見有獄必有訟有訟者不必有獄故彼是爭罪之事而言衛侯與元咺訟云或謂歸於園土園土謂獄也者司農之意此經士或為土字因即解土為園土園土即獄也云獄城園者更解園土之意園土之義具在秋官司園也

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

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

士喪禮曰肆解去蹄音義

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疏釋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疏曰

云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既大司徒奉牛牲又云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座前注釋曰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云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鄭司農云羞

進也肆陳骨體也者骨體肩臂脊脅之屬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故云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為適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鬻去蹄彼注云四鬻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鬻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解當彼鬻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為肆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般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般謂體解而燂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享先王亦如之疏

釋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

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大賓客令野脩道

委積注令令遣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

賓客疏

釋曰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卿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唯據諸

侯來朝大司徒令積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注釋曰云令令遣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者案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故知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注

義然也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

六引六遂主六紼音義

引如字又音

紼音弗

疏釋曰大喪謂王喪至七月而葬

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壙而治其政令者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注釋曰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進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故云所致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主文以見義也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

其下疏

釋曰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故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司徒主六鄉因

即治其徒庶之政令注釋曰案司常云熊虎為旗故鄭云旗畫熊虎者也云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者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衆庶預刻集日至日樹旗期民於其下衆皆至弊旗誅後至者也

若國有

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注大故

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疏

釋曰若國

有大故者大故是非常之事故言若也則致萬民於王門者以待任用故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大故之時恐有姦寇節者用為行道之信故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所以防姦私也注釋曰言大故知是王崩及寇兵者下經別云大荒大札故知大故中有王崩寇兵二事也云節六節者謂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

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注大荒大山年也大札大疫病

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

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音義

札

八反疏

釋曰大荒謂大凶年大札謂大疫病

則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兩事移民謂分口徃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舍禁者謂山澤之內舊遮禁不聽人入者令皆舍而不禁容民取蔬食也弛力者謂弛力役之事薄征者若據大荒則全無征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有征稅案司稼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也緩刑者謂有刑罰寬而放之注釋曰大荒大凶年也者謂若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言大者穀梁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與此一也

大札大疫病也者謂若左氏傳云天昏札瘥云其有守

不可移者則輸之穀者釋經通財也又引春秋定五年

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案彼傳定四年楚瓦伐蔡五年夏

歸粟於蔡彼雖非荒札之事直

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

致事注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

文書致事上其計簿音義

上時掌反簿浦戶反後同

疏釋曰歲終則令教官者其

屬六十官也云正治而致事者謂正直治理其文書不得監失以為公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注釋曰知歲終是周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歲始明此致事之時亦是周之歲終云致事上其計簿者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

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注正歲夏

正月朔日疏

釋曰正歲令于教官者以其歲始當除舊布新各共爾之職脩汝之事爾乃皆汝也

以聽王命者聽待也其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

重而受刑法注釋曰周禮上下凡言正歲者皆是夏之
正月又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雖不言
之吉亦是朔日
為始可知也

周禮注疏卷十

周禮注疏卷十考證

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疏案職方九州皆有川
○有監本訛直今改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疏墳即塚埒○墳監本訛壇今
改正

以土會之灋音義鱗劉本作鱣○字書無鱣字疑誤又
疏臞脉瘠也○脉監本訛脉今攷爾雅改正

因此五物者注愉謂朝不謀夕○愉監本訛作偷今改

正

以土宜之灋疏星土星所主土○主監本訛生今据保
章氏注改正

日至之景疏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此句監本訛
在上文惟三月丙午朏之下越三日戊申之上經注
錯雜今訂正

凡建邦國疏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三
乃足其國○各本脫三字今据上文公侯伯之差次

補之

又度支經用似國家喪紀所用○臣紱案國家下疑

當有祭祀賓客等字

又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成同監本訛成周今改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疏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凶荒則損監本作儉有所殺誤臣人龍按此係司稼

注今據彼改之或謂此疏與下大荒大札節疏兩引

此文皆作儉有所殺不應全誤或唐時注本有別或賈氏以意易之與

又司樂凶荒別文者○樂監本說作農周官無司農而所引是大司樂文今改正

以保息六養萬民疏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以下皆不從征○監本脫以下二字今據原文補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注姻親於外親○姻當依

經文作媯

歲終注歲終自周季冬也○自疑訛

周禮注疏卷十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六行疏鞏之戰刊本鞏訛鞏據左

傳改

第七頁前一行疏揚且之哲刊本揚訛楊據詩經

改

第八頁後八行疏故號鄉射飲酒刊本射訛社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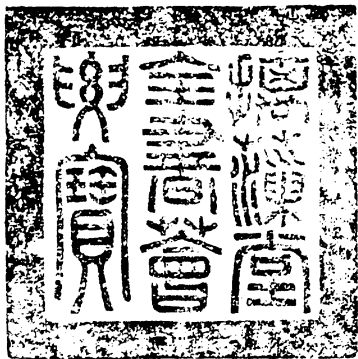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一行疏據中表之西表刊本據訛為

今改

第十八頁後六行注土田附庸刊本田訛地據詩
經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宅嶠夷刊本嶠訛隅據尚
書改

第四十二頁後七行夏歸粟於蔡刊本歸訛輸據
鄭注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膳錄監生臣繆引吉